

最後

一個道士

王立·著

王立短篇小說集



大陸作家系列



語言文學類 PG0469

最後一個道士

——王立短篇小說集

作 者 / 王 立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蔡瑋中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年11月BOD一版

定價：24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港台書

最後一個道士

王立·著

王立短篇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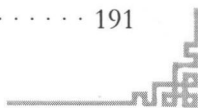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目次

最後一個道士	005
柳芳小姐	015
龍爺	028
土匪老碌	036
土匪老碌的後代	048
蛇爺	059
地主婆	063
慾望的舞蹈	068
杭瓜兒	085
上海知青韋曉華	093
蓮花之殤	106
狗崽子	119
阿生復仇記	138
磨刀匠	149

棋迷張勝	155
葉兒	160
我們一起回家去	168
誰是強姦犯	171
芷芳	180
【附錄】消失的紫金浜	191





最後一個道士

運河岸畔的紫金浜，既是京杭大運河的一條支流，又是江南水鄉一個自然村落的地名，地處杭嘉湖平原腹地。

在紫金浜南岸，有一座千年古剎祥雲觀。現在的祥雲觀已僅存山門。山門磚壁高逾數丈，構建堅挺。正門上額刻有「祥雲高眺」四字，左右兩邊為馬蹄形門框，東額鐫「春和」，西額刻「秋爽」。站在這衰落不堪卻巍峨猶存的山門前，讓人可以想像到昔日的祥雲觀是何等的氣宇軒昂、氣象莊嚴！

祥雲觀內一片廢墟。庭院右側，屹立著一塊巨石，高約兩米，光可鑒人。走過數十米，那應該是當年祥雲觀下院的地方，還有一口千年古井，目力所及之處，只是一片黑暗，深不可測。再一裏開外，便是海拔五十米的半山坡。這所謂的半山坡，是很久很久以前堆土形成的，樹木茂盛，鬱鬱蔥蔥。在這水鄉平原，祥雲觀能夠倚山臨水，確是一塊風水寶地了。

祥雲觀始建於南宋，興盛於元明，乃運河境內著名道家聖地。紫金浜距離運河鎮不過水路十里，舟楫往來十分便利。據民國十六年由鄉賢修撰的《運河鎮志》記載，舊時的祥雲觀最隆重的道教活動，是每年農曆七月十五前後舉行的「翻經會」。道士們將觀中所藏經書，置於庭院中攤曬。傳說中凡是翻曬過經書的

人，神仙將保佑其取得好收成。這一帶乃江南蠶鄉，四鄉八鄰蠶農無不紛至沓來，在烈日下揮汗翻經，祈求神仙賜福。有古詩為證：「中元百貨集仙壇，士女翻經汗雨彈。報導神仙今日降，翔雲觀閣五雲蟠。」

清末光緒年間，祥雲觀已日漸敗落。尚存真武行宮、九天殿等。真武大殿內，威嚴的張天師猶冷眼坐觀人世滄桑。一走進這大殿，誰都感到氣象森嚴得喘不過氣來，誰都不敢張狂放肆。

光緒三十三年初冬的一個深夜，祥雲觀的最後一個道士慧明法師捨命相救被太湖匪徒劫持的十數個良家女子，被匪徒綁於觀內庭院右側的巨石上活活燒死，祥雲觀也被一把大火毀於一旦。從此，祥雲觀便徒有虛名。

然而，廢墟裏的那塊巨石上，每逢雨雪霜露，便赫然映現出一個身著青色道袍的年輕道士，手執拂塵，神態安詳。

歷經百年，巨石上的道士身形清晰依然，讓人不勝驚歎！於是，那久遠而又神秘的傳說，就在後人一遍又一遍的懷想裏，栩栩如生地復活了。

二

祥雲觀的最後一個道士——慧明法師，年僅三十來歲。長得眉清目秀，神態不俗。

慧明法師不是本鄉本土的人，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但他來自何方，卻是誰也說不清楚。那時候，多少紫金浜人懷著好奇心，打聽他的來歷，慧明法師只是含笑不語。慧明法師主持祥雲觀已有五、六年了。他散淡隨和，又能醫病治疾，在紫金浜深得人緣。

而他的前任主持虛明法師，卻是一個讓人討厭的道士。這個虛明法師整天手執拂塵，裝神弄鬼，故弄玄虛，還是個放蕩的好色之徒。凡有婦人來觀內求神拜佛，虛明法師必以污言穢語戲之，甚至動手動腳，既摟又抱，還要與婦人強行性事。有一次，虛明法師留宿了一個外鄉來的迷了路的婦人，他在那婦人身上酣戰不息，竟把持不住，狂洩不止，終至氣絕身亡。

紫金浜地處肥沃平原，歷來民風淳樸、善惡分明。他們雖然對虛明法師不敬、唾棄，但卻好生善待著慧明法師這個遠來的道士，都把他當作客居異鄉的親戚。清明的甜麥塌餅、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餅、臘月的年糕，還有各式時鮮果蔬：春韭、竹筍、西瓜、桃子……，總有人忘不了給慧明法師捎上一份。慧明法師手執拂塵，作揖言謝：「無量天尊，不敢不敢……」推辭不得，便笑納了。入鄉隨俗，隨緣而至，不可悖逆了鄰裏人家的一片好意。

慧明法師每天五更起床，洗漱完畢，便把門首、庭院、真武殿等打掃得乾乾淨淨、井然有序。似乎從來沒有人見他做過道事，倒是常常看到他在祥雲觀外的一塊地上蒔弄作物。

觀內無道事，卻也有尷尬事發生。一日傍晚，慧明法師從地裏回到觀內歇息，忽聞真武大殿內傳來男女求歡聲，心生疑惑，便撞進門去，卻見兩個癡情男女光了身子，在張天師前的蒲團上，正行魚水之歡。

慧明法師如遇電擊一般目瞪口呆：「無量天尊……」

那兩個男女驚得手足無措，稍頃回醒過來，雙雙跪於慧明法師面前，不住地磕頭：「求大師饒過我們、大師開恩……」

慧明法師閉了雙眼，手揮拂塵道：「快快離去，休得再來玷污道家淨地。」

那兩個偷情男女既羞又愧，胡亂地穿上衣服，慌不擇路地逃出了祥雲觀。

那時，祥雲觀左右道坊兩邊都是田地。慧明法師下地幹活的時候，總是遇到三五成群的鄉民在各自的田地裏耕種勞作。慧明法師與鄉民們一邊幹活、一邊熱情地寒暄招呼，沒有一點兒隔閡。說笑之間，時間就飛快地溜走了。

鄉野之地，鄉民們往往說著笑著便打岔了。這不，一個婦人侃起了「葷話」：「慧明法師，晚上寂寞不寂寞？要不要找個小媳婦？」

對面的桑園裏一陣哄笑。慧明法師白淨的臉上泛起潮紅，連忙低聲念著：「急急如律令……」

只聽又一個婦人接著喊道：「你要是覺得慧明法師寂寞，乾脆把你那寶貝閨女阿蘭嫁給他——」

「我是想把女兒嫁給他，可他不要呢——慧明法師你說是不是？」

鄉村婦女的玩笑如同廣闊的田野一樣沒遮沒攔、無拘無束，把慧明法師臊得滿臉通紅，只顧低頭幹活。

慧明法師認識這個叫阿蘭的姑娘。正是二八佳齡，文靜秀美、亭亭玉立。去年春上，她患了失眠症，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多次外出求醫不愈。身子便日益消瘦起來，面黃肌瘦、神情憔悴。

有一天，阿蘭姑娘由她娘陪著來到祥雲觀，在張天師前虔誠地求拜神仙。慧明法師問明情由後，開了一張處方：

石菖蒲三錢、五味子三錢。

然後交於阿蘭娘，說：「試試這個方子吧。藥抓回來以後，加水兩碗、黃酒六錢，水煎，濾汁後在睡覺前三小時服用。記著，要連服七天。」

阿蘭娘半信半疑地照著做了。一個療程之後，阿蘭的失眠症果然痊癒了。晚上酣然入睡之後，一覺睡到了大天亮，面色也紅潤起來。喜得阿蘭娘逢人便說：「州府的郎中都不及祥雲觀的慧明法師。」還帶了阿蘭專程來拜謝慧明法師。慧明法師阻擋不及，只見阿蘭已雙膝跪地，聲如鶯啼：「謝謝慧明法師——」

慧明法師趕緊還禮：「無量天尊，快快請起。」

慧明法師妙手回春，十分了得。名聲傳開，村民一旦患有疑難雜症，便來找他醫治。到了後來，外鄉村的病人都慕名而來，求醫問診。慧明法師有求必應，態度和藹，且分文不取，所以口碑極好，都稱他是華佗再世。

運河鎮上有一個做蠶絲生意的紳人，他的公子患了「羊癲瘋」，發作起來跌倒在地，口吐白沫，十分可怕。遍尋醫家、化費千金，無奈頑症難愈。聞得鄉人傳說，這紳人立即帶了公子快船而來，見了慧明法師便作揖許願：「法師若能治癒小兒病根，當以千金酬謝。」

慧明法師淡淡一笑，詳察病情後，提筆開了處方：

鬱金六錢、明礬六錢、全蠍六錢。

又仔細囑咐了一番煎服方法。

半年之後，紳人歡天喜地趕至祥雲觀，對慧明法師說：「法師真乃神醫也。小兒服了法師藥方後，從未復發。只是、當初一諾千金……」

慧明法師手執拂塵道：「無量天尊，道家人但求眾生平安，豈為錢財？」

紳人聽了甚為羞愧，在張天師前重重地磕了幾個響頭，又向祥雲觀捐了一百兩紋銀。

三

光緒三十三年。初冬。

一天深夜，沉睡中的慧明法師被祥雲觀外的敲門聲、吆喝聲驚醒了，他趕緊披衣下床，打開大門。只見一夥漢子掌著明晃晃的火把，湧入祥雲觀，隨後押進來十幾個哭哭啼啼的女子，個個都年輕標緻。慧明法師定睛一看，阿蘭姑娘也在其中，她絕望而又哀憐地看了慧明法師一眼，慧明法師悚然一驚。

一個匪首模樣的漢子，滿臉絡腮鬍子，兇神惡煞般地對慧明法師說：「道長，借你的寶地用一下，把這幾個女人關起來，我們還要出去辦事兒。」

慧明法師手執拂塵，冷冷說道：「無量天尊，敝觀——」

「少囉嗦！」匪首吼了一聲，踢開真武大殿的大門，把這些年輕女子推進殿內，又留下兩個嘍囉嚴加看守：「要是跑了一個女人，小心你們的腦袋。」

說罷，匪首把手一揮，其餘土匪飛快下船，疾速而去。

慧明法師關上大門，回過身來。那兩個看守的匪徒向他一擺手說道：「道士，沒你的事了，睡覺去吧。」

慧明法師走過真武大殿時，殿內女子泣聲嚶嚶，深夜聽來，尤為悲切。他回到臥室，心如亂麻。他知道，這夥太湖匪徒劫財劫色，惡名遠揚。每到一處打劫，必有內線。哪家有財物、哪家

有美女，都是一清二楚，所以屢屢得逞，氣焰囂張。這夥強盜，肯定又是去打劫了，而且將很快折回，天亮以前逃離紫金浜。這些良家女子，看來難逃厄運。

慧明法師手執拂塵，苦思良策。

自己身單力薄，斷不是那兩個匪徒的對手。若魯莽行事，丟了自己的性命不說，那些女子卻是一個也救不了。去報官府？時間也來不及了，去運河鎮來回一趟，怕這些良家女子早已被匪徒掠搶而去了。怎麼辦？在萬籟俱靜的黑夜裏，慧明法師甚至聽得清自己的心跳聲。

終於，心急如焚的慧明法師想出了一個萬全之策。

他點亮蠟燭，熬了一鍋稀飯，放了食鹽和蔬菜，又加了幾味草藥，把稀飯煮得清香四溢。然後，端到真武大殿門口，謙恭地對兩個匪徒說：「敝觀乃清淨之地，請兩位施主就此素齋充充饑吧。」

兩個匪徒聞著香味，高興極了：「道士，多謝了。」便狼吞虎嚥般地喝完了稀飯。沒過多久，忽感睡意襲來，竟倒在地上酣睡起來。

慧明法師立即打開殿門，喚了一聲：「阿蘭姑娘……」

阿蘭聞聲泣道：「慧明法師，救救我。」

殿內女子一齊哭喊起來：「法師，快救救我們吧。」

慧明法師趕緊制止大家別聲張，並飛快地為她們逐一鬆綁。幽暗的燭光下，慧明法師神色莊重，對大家說：「你們馬上從後院出去，翻過半山坡，再四下分散躲藏起來，到了天亮就沒事了。」

眾女子跪下磕謝，慧明法師一蹶腳道：「時間緊迫，還不快走。」

看著眾女子終於逃出魔掌，慧明法師不禁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忽見阿蘭又急匆匆衝進殿來，拉起他的手說道：「慧明法師，你也跟我們一起走吧。」

慧明法師抽回自己的手，堅決地說：「我與九天同在，不能一走了之。」

阿蘭充滿憂慮地說：「你放了我們，那些土匪要殺了你的。」

慧明法師神態安詳：「若是在劫難逃，我又豈能苟且偷生？阿蘭姑娘，你快走吧！」

阿蘭雙眼噙淚，動情地叫道：「慧明法師，你……」

慧明法師決絕地揮了揮手，轉過身去。

阿蘭一步三回頭，哭泣著離開了真武大殿。

三更時分，匪首帶了人打劫回來，在祥雲觀外又是敲門又是叫喊，觀內兀自寂靜無聲，撞進門去，只見那兩個看守的匪徒倒在真武大殿門口，猶在呼呼酣睡，踢了兩腳，沒有任何反應，又一腳踹開真武大殿的大門，卻見殿內空空如也，那些年輕標緻的女子已全無蹤影。

唯有慧明法師，端坐於蒲團之上，彷彿入定一般。

滿臉絡腮鬚的匪首氣急敗壞，凌空一掌把慧明法師打倒在地，一腳踩著他的胸口：「臭道士、竟敢壞我的好事！說，你把這些女人藏到哪裡去了？」

鮮血從慧明法師的嘴角滲出，他雙目炯炯有神，直視匪首冷冷一笑道：「來何所來，去何所去！」

匪首鬚髮皆立、雙目圓睜，對著慧明法師的胸口狠狠踩了下去，慧明法師痛苦地弓了身子。匪首喝令左右：「來呀，把這臭道士綁到外面石頭上，給他點天燈——」

匪徒們把慧明法師拖出真武大殿，綁在庭院右側的那塊巨石上，又抱來一堆柴禾，置於他的腳下。

匪首咬牙切齒地說：「不知好歹的臭道士，明年今日就是你的祭日——點火！」

慧明法師淡然一笑，抬頭仰視蒼穹。浩瀚無際的天空一片幽藍，寬廣而寧靜，無數的星星在煜煜閃爍。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夜晚啊！

熊熊的大火燃燒起來，瘋狂的火舌吞噬著慧明法師的道袍和肉體。身著青色道袍的慧明法師神態安詳，猶如鳳凰涅槃一般，在烈火中更生。

眾匪驚惶失措，棄了火把逃離祥雲觀。丟棄的火把點燃了真武大殿，並迅即蔓延開來。

阿蘭並沒有逃遠，她隱藏在半山坡的樹叢裏，注視著山腳下的祥雲觀，牽掛著慧明法師的生死安危。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求著：神仙保佑慧明法師平安無事！

當祥雲觀的大火映紅了黎明前的天空時，阿蘭猛然驚醒了過來，她不顧一切地衝下山來，衝進祥雲觀。

真武大殿烈焰熊熊，灼熱的空氣如巨浪撲來。那塊巨石上已一片通紅，慧明法師形骸猶在。

「——慧明法師！」

阿蘭充滿悲愴地呼喊了一聲，晶瑩的淚珠從她秀美的雙眼裏湧了出來。在淚眼朦朧中，阿蘭彷彿看到，眉清目秀的慧明法師手執拂塵，微笑著遁身而去。

四

在以後的日子裏，紫金浜的村民們總是看到一身白衣素服的阿蘭神色悲慟地前往祥雲觀，每次哭腫了雙眼才回家。阿蘭娘看到女兒這副模樣，充滿了憂慮，卻又無計可施。

有一次，她悄悄地跟著阿蘭來到祥雲觀，只見阿蘭進得觀內庭院，便伏於那塊巨石痛哭不已。阿蘭悲戚的哭泣聲撕心裂肺，阿蘭的眼淚無遮無攔地流瀉而來。阿蘭娘也忍不住飲泣著。阿蘭的淚水浸透了那塊巨石。

突然，阿蘭娘聽到阿蘭停止了哭泣，便連忙擦乾眼睛一看，那塊巨石上清晰地映現出慧明法師的身影來，他身著青色道袍，手執拂塵，神態安詳。而阿蘭雙手擁抱著那塊巨石，臉頰貼著慧明法師的身影，滿是幸福的神態。

從此之後，祥雲觀庭院內那塊巨石上，每逢雨雪霜露，便赫然映現出一個身著青色道袍的年輕道士，手執拂塵，神態安詳。



柳芳小姐

祥雲觀的山門虛掩著。自從祥雲觀被太湖匪徒的一把大火毀於一旦之後，這運河境內的著名道家聖地真正地衰敗了，呈現出一片荒涼的景象。

一群腦後紮著小辮的孩童嬉笑著衝進了祥雲觀的山門，旋即又爭先恐後地逃了出來，一個個大驚失色，恐慌不已。各自回家的孩童們都對自己的父母說，祥雲觀裏有個女鬼，眼睛綠黝黝的，住在真武大殿邊上的一間偏房裏。

大人們當然都不相信，所以沒作深究。

偏偏有兩個青皮小生，一個名叫陳小山、另一個喚作楊二楞，他倆是一對臭味相投的小混混，這一天聽聞此事後，兩人結伴走進了一派死寂的祥雲觀。他們繞著真武大殿，放輕了腳步在一間又一間偏房裏尋覓著，突然兩人同時發現：在真武大殿后的一間偏房裏，有一個白衣素縞的女子，背對著窗子，青燈古卷、寂靜無聲。那女子的背影挺拔而又纖柔。

楊二楞與陳小山驚訝地對視了一下，鼓起勇氣向屋子裏「嗨」了一聲，那女子凝然靜坐，並不回首。這兩個青皮小生便有些虛了，楊二楞輕輕示意陳小山快溜了吧，那陳小山彎身從地下揀了塊瓦片從窗子裏對著那女子的背影扔了過去，結果手一顫